

构建中国叙事学大厦的先行者

——读傅修延《中国叙事学》

周兴泰

叙事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法国,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并由此成为一门充满活力且风行全球的学科。受此影响,中国学界对叙事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方面积极翻译和介绍西方叙事理论,另一方面尝试用西方叙事理论来研究中国叙事作品。当然,学者们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发掘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上来。在诸多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论著中,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因其眼光的前瞻、宏通的视野、观念的新颖及始终立足中国传统的特征而别开生面。

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3 至 1996 年间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叙述学”,对中国叙述学已有较为全面而清醒的认识。1995 年发表《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一文,着力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叙事形式和语言特征。1999 年出版《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严谨而深入的探寻。进入 21 世纪,傅修延又陆续发表《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听觉叙事初探》等文。正是因为对中国自身叙事传统的长期关注与深厚积累,傅修延才能在引用材料时驾轻就熟,论述问题时游刃有余,才有了《中国叙事学》这部浸透着诸多心血、充溢着闪光思想的著作。上世纪 90 年代,叙事学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进行叙事学研究还要遭受他人的讥讽,但从当今叙事学蓬勃发展的趋势看,傅修延当初对叙事学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其眼光是多么敏锐而富于前瞻性。

以往关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往往多集中在小说、戏剧等文类上,傅修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带着跨文类、跨学科的宏通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叙事传统。所以,在这部著作中,傅修延不仅从经典文本(如《山海经》、四大古典小说、赋)、民间传说等角度辨析它们对中国叙事传统之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傅修延跳脱出“文学艺术叙述”体裁的藩篱,将目光转向其他文类,如本书“器物篇”中论及青铜器上的“前叙事”,通过对“纹/饰”“编/织”“空/满”“圆方”“畏悦”等五对范畴的讨论,梳理出“前叙事”与后世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更为清晰地解答了中国叙事传统谱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而关于瓷的叙事一章,则紧紧抓住中国器物文化中的闪亮符号——瓷,从叙事与文化的角度,探究瓷与稻、《易》、玉、艺及 china 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窥探出瓷中蕴涵的深层文化内蕴。除了跨文类视野外,傅修延还特别强调应该突破学科界限,即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理论(如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社会学)相糅合,目的是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如对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傅修延没有囿于原有的深层叙述结构的剖析,而是转换一种范式,引入古汉

语“互文”这个修辞概念,将四大民间传说看作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序列,让它们彼此印证,相互映发,从而揭示出其中隐含的共同意义,这样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如果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没有足够的了解,如果没有经长期浸润而造就的宏通的历史眼光,傅修延怎么可能聚焦于青铜器、瓷器等器物身上的叙事?又怎么可能对羽衣仙女传说、许逊传说等最能体现赣鄱文化内蕴的地域叙事有如此精警而独到的解析?

按照西方叙事学的既有观点,叙事的本质即“叙述故事”,所以人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包含行动的故事,而那些非行动性叙述如静态描写往往被忽略了。傅修延则认为,这样一种既有的叙事观念放在中国叙事的实际语境下,需要作出一定的变革(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既有观念的“裂变”)。因为中国古代叙事的一大特色就是“动”“静”相生,“静”往往是“动”的伏笔。所以,本书“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一章,专门从功能、修辞、影响与构成等角度,对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人物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问题,作了一番深刻的学理探究。这种探究让我们眼界大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诸如“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等外貌描写,不仅可以传神拟态并以譬喻方式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其背后还暗含一系列的文化规约,由此可见静态描写的强大叙事功能。

傅修延既有观念的“裂变”在本书中一个更为显著的体现是从听觉维度重新审视中国叙事传统。当今时代视觉文化盛行,听觉受到过度挤压,重“视”轻“听”的观念占据主导。近年来,诸多中西方学者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认为听觉与视觉同等重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听觉比视觉更为重要。傅修延在这一领域有开拓之功,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听觉叙事的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本书中“听觉叙事发微”一章,即是其远见卓识之体现,他认为听觉叙事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弘扬感觉在文学中的价值,达到针砭文学研究‘失聪’这一痼疾的目的”,由此创建“聆察”概念,引进“音景”术语,作为听觉叙事的研究工具,进而考察声音如何“制造”事件及听觉叙事的表现形态等问题。傅修延提出听觉叙事的概念,对于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是,从“听”这条新路“重读”经典,即“重听”经典,“以经典中的听觉叙事为阅读重点”,由此获得一种有别于往常的理解经典的感受和体验,而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经典阅读的开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与启迪意义。

通览《中国叙事学》,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傅修延在探究如何建立中国叙事学时,始终立足于中国自身叙事传统,并倡导“调查范围的扩大”“考察时段的提前”“研究范式的转换”“既有观念的裂变”“地方性知识的介入”,由此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研究之路,当然,其目的并不在于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而是与之平等沟通、对话,这种融会中西的胸襟确实值得后辈学人认真学习。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叙事学目前还未能如西方叙事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独立、成熟的学科,要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叙事学,任重而道远,还有诸多问题要解决,问题之一即要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中提炼并确立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或关键元素,如元叙事、春秋笔法、实录与虚构、言事相兼、客主问答、卒章显志、听声类形等,傅修延《中国叙事学》一书在这方面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与大胆的探索,它已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叙事谱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傅修延可谓建立中国叙事学学科体系的先行者。

作者简介:周兴泰,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